

■苑广阔

和家乡的N种联系方式

在离家乡两千多公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注定了每年回家的次数很有限，有些时候因为特殊原因，比如女儿备战中考、高考，可能整整一年都不能回家一次。

不过得益于科技的进步，虽然我回家次数不多，但科技手段大大拉近了我与家乡的距离，有些时候，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甚至能够比一直生活在老家的父母还先知道。

我离家在外，很多小时候的玩伴，以及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都留在家乡工作和生活。我们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以后，可以通过他们的朋友圈，随时随地关注到家乡的大事小情，点滴变化。这些来自家乡人的朋友圈，是我每天重点关注的对象，我经常会浏览他们的朋友圈，也借此纾解了乡愁。

家乡的人，出于种种需要，建立了很多微信群，包括村委会建立的“村庄群”，小学

同学建立的“小学同学群”，甚至村里一家开超市的人，也建立了一个顾客微信群，群里自然都是本村以及前后村的人。这些大大小小的微信群，我都是其中的一员，虽然我很少在里面发言，更不会远隔千里在超市微信群里买东西，但是我每天都会关注群里的发言和讨论，从这些发言和讨论当中，感觉自己就在他们的身边，没有离开家乡一样。

当然了，这些家乡的微信群，也有其他的作用。前几年，上级号召给村里的路面进行硬化，资金来源是上级补贴一部分，村里集资一部分。村主任在“村庄群”发布了募捐通知以后，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尤其是那些像我一样在外面打拼的人，更是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你300元，我500元，无论多少，都体现了大家对家乡建设的支持。我也以父母的名义，捐赠了2000元，作为修路款。

去年弟弟回家，担心上了年纪的父母的的安全问题，就在堂屋门口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这样一来，我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软件，随时都可以看到老家的父母。每当闲暇的时候，我就习惯性地打开手机软件，看到父母在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里，小院中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他们做饭吃饭，吃完饭在客厅看电视，甚至偶尔的斗嘴，我也看得见，听得清，有时候，我还会直接通过监控摄像头跟父母聊聊天。

如果某一天打开软件，在摄像头里看不到父母的身影，我知道他们不是下地干活去了，就是赶集去了。当然也有串门走亲戚的时候，但这种情况总是少的。有时候我从心里由衷地感叹科技的进步，让我远在千里之外，好像陪在父母身边一样。这样心里对父母的思念，也就大大减轻了。

自从给父母分别购买了智能手机，教会了他们如何打电话、打视频，我就能够随

时和父母通过视频通话，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知道，父母是从心里期盼着我能够经常给他们打视频，并且打通了视频，聊得越久越好。但是他们却很少主动给我打视频，主要是怕影响我的工作，甚至他们知道我每天下午2点左右会午睡，也尽量不在这个时间段打视频或电话给我，怕影响我休息。

除了通过这些方式和遥远的家乡建立联系，我还关注了好几个家乡的自媒体，有官方的，也有个人的，通过文字、声音、视频，同样可以“零距离”感受到家乡。尤其是很多短视频博主，都是通过家乡话直播或拍摄短视频，更是让人倍感亲切，感觉自己也回到家乡一样。

我离家乡很远，又离家乡很近，这并不矛盾，而恰恰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结果。

■王征宇

白衬衣

瑟瑟秋寒，白衬衣内搭了打底的深色高领T恤，外罩浅驼色中长风衣。叠穿出的层次感，很有石涛《云山图》的意味。露出中间调的白衬衣，如画中布白，“恰是未曾着墨处，烟波浩渺满目前”，是山海云霞里的一片温柔，顿时让人有了更宽广的审美空间。

白衬衣是衣橱里的百搭单品。搭半裙，利落不失女性妩媚。配阔腿裤，有着从容不迫的帅气。将衬衣一角扎进裤腰，一角大咧咧地露在外面，很有些不走寻常路的俏皮。偶尔大胆些，以牛仔、条绒衬衣内搭白衬衣，就有一个洒脱不羁的自己脱壳而出。周末在家，换上男人的白衬衣，最是松弛“去班味”。

我最喜欢的一件白衬衣是亚麻的，偏薄，宽松、清透，海边小镇，白衬衣很自然地被风鼓起来，好像身上要长出雪白的翅膀往天上飞，心就近阔了起来。

把白衬衣穿得好看的人，总叫我惺惺相惜。印象很深的一次记忆，是若干年前路过杭州一个地铁站。一个30岁左右高挑的女子，着一件开襟小方领棉麻中长款浅白衬衣，下搭椰奶白阔腿裤，米色软皮平跟鞋，她走路如风地从我身边路过，轻盈地消失在我的视线。这种高冷时髦，如马列维奇的《白色的白色》，作为艺术史上的第一件单色作品，是多少绚烂名画不可同比拟的。

庄子《人间世》中写过：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简单通透的心境，定会生发出明亮的自然之光，此时，吉祥的事情也会到来。这应该是有关白衬衣的描述。喜欢白衬衣的人肯定懂得，富有不是拥有了很多，而是可以放下很多。

高晓松曾感慨，年轻时，我们都想一生穿着白衬衣，一生只爱

一个人，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都做不到。是啊，长大后，我们的目标不再单纯，世界大了，选项就多，难保纯洁的心思不变。

前几天有个七八人的同学聚会。落座后，一位很善观察的女同学打量大家一圈后，直了了说：你们仨，应该给大伙儿表演那首说唱，叫“巧了，你也穿了白色入镜”。经她提醒，大家才发现，在场三个体制内的男女同学，均穿了白衬衣。哄笑过后有人饶有兴趣地问，现在很多公务活动都会出现一片白衬衣，是个什么梗？这时，把白衬衣穿得有棱有角、衣服好像长着隐形骨架似的男同学，正了正坐姿微笑道，大家都穿一般的白衬衣，就少了打扮上的攀比；但要白衬衣穿得干净整洁，真要有“任他桃李争欣赏，不为繁华易素心”的坚定。它需要人坐有坐腔、吃有吃相。说着，男同学将身体往椅背一倒：“这样面粉袋一样垮垮地压着椅背，后背压出褶痕，就算人站得再挺，仪态也会大打折扣。虽然现在的办公椅都软乎，但人还是要和坐在明清90度硬靠背官帽椅一般端正；吃饭更不能放任，因为稍有不慎，油水汤渍若是溅上衬衣，会特别显眼。要保持白衬衣的洁白如新，就格外要警惕身旁的油污。一天下来回家，看看身上的衬衣，和早上出门时一样白净，证明这一天，自己行得端做得正，心里就会格外欣慰。”

马上有同学笑着揶揄：“穿了白衬衣哪里就能保证表里如一？那就没有徒有其表一说了。”男同学机敏地笑了笑，答：如果连人前的干净体面都不顾及，很难让人相信会有干净的内心。再说了，我说的也不光是衣服呀。

对，穿在身上的不只是白衬衣，还是一个人的品行和美学。

■孙道荣

家乡的号子

我的家乡在长江边上。

我们那儿的人，离山远，没有山歌，离水近，却没有水调，村里的人，也不会跳舞，载歌载舞跟我们的生活从没关系。我们这些后来有幸走进城里读书的人，遭遇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才艺表演。我们都没有啥才艺。

但我们那儿的人，会喊号子。

号子是劳动号子。别的地方，都是唱劳动号子，或铿锵，或婉转，或绵长。我家乡的村民，他们却不是唱，而是喊。一个字一个字，从胸腔里蹦出来，简短，有力，直愣愣，不拐弯，像夏天里的露雷，“嘎嘣”一声，又“嘎嘣”一声，干脆脆，绝不拖泥带水。词往住都是根据需要现编的，也没什么讲究，达意即可，押不押韵也没关系，后面都缀着一个叹词呢，有了这个叹词，喊起来就顺口了，押韵了。

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大家一起干活。到了收割季，女人们在前面挥镰，一刀刀地收割，男人们拖着那种自制的四方大木桶，在后面脱谷。脱谷这个活太单调，也太费胳膊，半天下来，你的胳膊可能就抬不起来了。号子就喊起来了：“哥几个哪，加把劲啊，脱谷子呀，大丰收啊！”与谷物撞击木桶侧板的“嘭嘭”声，恰好合拍，有了节奏感，枯燥耗力的农活，因而变得有了那么一丝趣味。

在前面收割的女人们，有时候也会加入进来，她们也难得地喊起了号子：“姐妹们哪，加把劲啊，快点割哦，让他们追啊！”收割这个活，费的是腰，一直弯着，弓着，佝偻着，一垄地割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了。号子一喊，咦，腰不那么酸了，活不那么累了，最有意思的是，她们喊的号子最后一句“让他们追啊”，一语双关。女人们的号子，也激发了男人们的激情，他们喊得更有力了，“嗷嘤”声也响得更密集了。

我们这些跟在后面捡稻穗的小孩子，听惯了这样的号子，我们这儿的人，一茬

茬，一代代，就是这么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喊着号子。号子让村民们的力气聚在了一起，变成了一致的步骤，集中爆发出来。但有一天，我们忽然在熟悉的号子里，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二黑子哪，加把劲啊……”没错，在众人的集体喊声中，有人将第一个词换了，“哥几个哪”变成了“二黑子哪”。而且，我们都听出来了，喊“二黑子哪”的，正是二黑子他自己。

号子没法喊了，活没法干了。男人们停下了肩头的活，女人们也直起了腰。

起号子的人愣住了，队长也愣住了。半晌，队长挠挠头皮，说：“要不，我们都喊自己的名字？”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村里的人，在劳动时，在干重体力活时，在需要喊号子鼓劲的时候，开头的“哥几个哪”都换成了自己的名字“二黑子哪”“牛柱子哪”“老张头哪”……只有名字改了，后面的词都一样。他们在喊出自己的名字时，惊讶地发现，咦，挺顺耳的啊，更有力啊，这号子，仿佛就是给自己鼓劲加油的。

我们周边的村庄，他们也喊号子，他们起号时，也是喊“哥几个哪”“姐妹们哪”，后来，他们也跟我们村的男人们女人们一样，起号喊的都是自己的名字，他们发现，这更有力，更能给自己鼓劲。

再后来，包产到了户，村民们不再集体干活了，而是分散在田间地头，各家埋头干各家的活。不在一起干活了，也就没必要喊号子了，号子渐渐在我的家乡消失了。

有次回乡，看到已经70多岁的二黑子，一个人在路边他家的庄稼地里锄草，锄头高高地举起来，缓缓地落下去，听到他一边锄草，一边在唱：“老黑子哪，加把劲啊……”他将二黑子改成了“老黑子”，他也不再是喊，而更像是在哼唱。

他已经老了，他还在守着这块土地。



■陶琦

散步笔记

每天都会出门散步，有一天遇到有人问路，给她详细指了方向，又叮嘱若是无法确定位置，到了前面要再找人问问。之所以如此谨慎，是不久前散步也碰到有人问路，问的地点我不是很熟悉，急切之间也没想到用手机地图，就是在脑子里大致诱导了一下位置，便指了一个我也不十分确定的方向。

回到家才猛然想起，我指的路错了，于是内心十分自责，接下来几天，像是有什么事情在心头一直挂着重。我总忍不住去想，若是一个外地人问路被指错了方向，走了冤枉路，难免会以为是故意的，由此导致对一个地方、对这一次经历有了不好的体验记忆。看似一次微小的失误，也有可能成为“蝴蝶效应”里产生不可测变数的那只蝴蝶。

相比睡眠被视为身体放松的最高形式，散步则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很多名人都有散步的习惯。哲学家康德每天到了下午，就会放下手头上的事务，不管事情有多么紧急都严格遵循自己定下的规矩，准点准时出门散步，绝不变更。到后来，周边邻居家的钟停了，都可以根据康德的散步时间进行调校。狄更是著名的“工作狂”，一生创作了15部长篇小说和数百部短篇小说，他每天在完成既定的写作任务之后会散步近20公里，以此进行精神放

■吕云祥

古诗中的社情民意

这是一个以诗歌名义走遍天下的工作，采诗官走向民间总是如同蜜蜂飞行在花丛中一样深受欢迎。民间的疾苦往往这样以民歌的形式直接被周天子及其他诸侯所了解，从而有助治国理政。那时的采诗官，相当于现在的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可惜，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采诗官的姓名，他们已经在历史的深处浓缩为一个名词：采诗官。

那么古代诗歌中到底反映了什么社情民意呢？我们先说《诗经》，《诗经》是四书五经之一，共305篇，分《风》《雅》《颂》，不少篇章就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诗经》中不少句子大家耳熟能详：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邶风·东山》《唐风·鸛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采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邶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关于《诗经》所反映的社情民意，外国人早就提出这个见解。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他把《诗经》看作了解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分列体格、衣著、饮食、居室建筑、农牧、狩猎、渔钓、政府机构、军队、战争等20个项目依次简略介绍。

《诗经》以后的历朝历代诗词中，也反映许多社

■徐益丰

沙子情缘

时光宛如细沙，悄然从指缝间滑落，那挑沙、运沙的往昔，却在岁月的长河中淘洗不去，在记忆的河床深处留下深刻的印记。

“沙”字，其构成为水少则沙见，意为水中所见的细石。而沙与砂有所区别，沙子通常是经大自然千锤百炼而成，颗粒较小，颜色偏黄；砂子则是人工制造，颗粒较大，颜色一般为青色。我所经历的挑沙、运沙，皆是自然的沙子。

20世纪70年代中期，命运的安排让我与沙子结下了情缘，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旅程。

初中毕业，因种种原因，我未能迈入高中的校门。年仅十三四岁的我，在那个生活极度艰难的时期，在家无所事事地“坐享其成”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在母亲的协助下，我找到了一份给建筑公司挑沙子的活儿。

原来七都公社所在地有条溪，叫罗家溪。溪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宛如一条流动的水晶带，有着“水光激滌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所形容的美景。溪中的沙子干净无杂，是建筑施工的优质材料。

我挑着一双簸箕，踏入溪中，用力捞起满满的沙子。那湿漉漉的沙子沉甸甸的，装满簸箕后，仿佛有千钧之重。我双脚踩着滑溜溜的鹅卵石，晃晃悠悠地从河滩往岸上挑。每迈进一步，都能感受到脚下的不稳和沙子带来的沉重负担。从溪中到岸上短短一二百米的距离，却显得无比漫长。虽说之前在家挑过水，但在这溪中挑沙，还是头一次。

刚挑到一半路程，我就已疲惫不堪。巨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正想着停歇一会儿，换个肩膀，却看到前面的人在行走间能熟练地两肩交替，我也想尝试一下。哪曾想，扁担刚偏离一侧肩膀，“吱溜”一声就从后背滑落，沙子瞬间撒了一地。我无奈地看着地上的沙子，心中涌起一丝沮丧，但很快又振作起来，重新挑起簸箕。